

## 编者按

教师专业发展是不断解锁问题的过程,无论在什么学校,无论在什么发展阶段,如何面对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困境,是每一名教师都需要面对的问题。那么,如何从成长困境中突围?本期专刊邀请名师、新锐青年教师分享自己“从成长困境中突围”的故事与持续成长的经验策略,帮助读者把专业成长中的“绊脚石”,转化为教师专业发展的“垫脚石”。

## 好老师密码

## 走出一条桃李芬芳的幸福路

王章材

我是一名地道的农村中学语文教师,在毕业年级教学岗位上,一干就是20多年。我坚守农村,立足课堂,坚持走教学、阅读和写作之路。我无法定义别人眼中的“幸福”,但为人师者,迎难而上,常怀一颗感恩的心,尽己所能帮助学生,回望来路,步履坚定,初心未泯,道行且远。



## 好老师小传:

王章材,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第一中学教师,湖北省特级教师,湖北省教改先进个人,枣阳市初中语文金牌教师,市名师工作室主持人,曾多次获得国家、省、市各级优质课奖项,曾主持多项国家、省、市各级课题。



扫码观课  
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  
执教者:王章材

## 1 向课堂深处扎根

我出生在鄂西北农村,1997年,我成为一所偏远山区中学的语文教师,开启了教学生涯。那时,教师生活贫乏而单调,看电视成了唯一的娱乐方式。依稀记得有个节目叫“激情广场大家唱”,那激情飞扬、万众欢唱的场景令人神往,我希望自己的语文课堂也能让激情燃烧、让智慧碰撞。每堂课我都像打了鸡血一样,沸沸扬扬,浮于浅表,却不自知。直到一次与学生闲谈,才得知,他们只记得我喜欢用漂亮华丽的语句导入,有夸张的肢体语言,却记不得我具体说的话,也体悟不到组织教学的方法。听后,我羞愧不已。

## 2 在阅读中让成长真实发生

杜鹏,又名映山红,是我家乡的英雄花。每年三五月,开遍山坡,红红火火。年少时,受家庭的影响,我读书虽有一定的基础,但杂乱无章,不成体系。工作的第十四个年头,我一路闯关,评上了枣阳市首届中小学名教师,成为学校师生公认的好老师。但在内心深处,我知道自己离真正的优秀还有很长一段距离,我开始发奋攻读四类书。

研读“旧书”。语文课程标准和教材解读等,是我的“案头卷”,常读常新。随着教学阅历的丰富和能力的提升,我发现只有用心多次去研读、感悟后,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教学内容,才能更深入地领悟其中蕴含的内涵和意义。

阅读“新书”。作为一名语文教

师,应当与时俱进,及时了解国家教育政策,知晓国家的教育教改方向,坚持阅读最新最权威的报刊。学校订阅的每一份报刊,我都奉为至宝,不成体系。我坚持自费订阅语文教学专业期刊20多年,这些期刊使我的知识储备有了更广阔的维度,教学研究站在更广阔的平台。

涵养“专书”。语文学科专业上的书籍,我称之为“专书”。我采用“三段式读书法”——激兴趣、学方法、悟理论,选择性阅读,从中体验教育的“道”与“术”。教育名著最重要的不是多读,而是精读。我提倡“读烂”一部教育专著,形成指导自己教育工作的理论根基。

涉猎“杂书”。优秀的语文教师,

求多,贪大求洋。

例如,讲授《社戏》时,我只抓住一个主问题:鲁迅先生为什么在文末强调那夜似的好豆“好戏”“豆”好在哪儿?“戏”又好在哪儿?由此问题入手,直击目标,踏实简约地解决好课堂上切实需要解决的目标。整堂课讲得少、引得巧、效果妙,最终获评省级、部级优质课。

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,受当时新课程改革“学导案”的启发,我开始研究“学导案”语文课堂教学模式,其核心是立足于语文学情,在教师充分备好课的前提下,把学生所要掌握的语文知识和能力,通过

精心设计的课堂问题形式,进行导学、导练、导结。学、导、练三个环节,如同一张张路径图,将教案与学案融为一体,减负增效。后来,我所主持的“学导案”语文课堂教学模式课题,荣获地区基础教育成果特等奖。

现在,我受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丁卫军的影响,积极践行“简约化心”课堂教学理念,主张和风细雨,润物无声,给学生小草般自由舒展的时间和空间。由于教学业绩突出,我先后6次荣获湖北省枣阳市初中语文金牌教师称号,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生。

籍;其次,基于阅读整本书,让学生画思维导图,前后勾连,从中真正体会到阅读的快乐;再次,运用“三层次阅读教学”法,开展读懂、读细和读透三层进阶活动,实实在在地保证学生的阅读时间和阅读量,并运用相对明晰的朗读、精读、跳读等读书方法指导;最后,通过背诵、演讲、做图书节、读书班会、生日赠书等活动来激发阅读热情,保证阅读积累和效果。

后来,毕业多年的学生到校看望我,还清楚地提及我教他们时所读过的书、上过的课,以及我写过的诗歌、散文。那些书像是漫山的杜鹃,开遍山坡,也盛开在他们心灵深处。我想,这就是教书的乐趣,这就是阅读的力量。

就像一棵小树,不会拒绝生长,一直仰望参天,我已在全国60多家报刊发表教学论文300余篇,参编图书25种,指导学生发表习作200余篇。6年前,我接过市“名师工作室”的匾牌,成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,担当起培养青年教师成长的责任和使命。

我想说的是:做一名好老师,是我毕生的事业。从青春岁月,到近知命之年,良师前行携春风,栽桃李乐在其中,我也越发坚信,只要用精力、花心思,在教育之路的两旁,种植教研的绿树,培植阅读写作的芳草,终有一日会桃李芬芳、硕果累累。

2020年初,我沿着这一思路,继续把陶行知的“教学做合一”与杜威的“做中学”作为研究主体,在《教师月刊》开设“中国教师的‘做中学’”专栏,以每期一人的形式,花费两年时光,全景呈现蔡元培、蒋梦麟等“大先生”群体,以其“做”与“学”、“行”与“知”呼唤读者(主要是教师)在甚嚣尘上的浮躁气氛中,回归教育理性、

知的生活教育,对其提出的生活力,也有不少研究。所以,想尝试开展自己的教育研究。

一方面,是理论建设。我力图系统对比陶行知与杜威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的影响。对此,我申报了独立课题,在省市两级陶行知研究会的指导下,走遗址、下学校、开论坛,广泛采集资料、倾听百家善言,终于在2018年集结成果出版《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——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对比研究》。这本薄薄的小册子,获评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。

2020年初,我沿着这一思路,继续把陶行知的“教学做合一”与杜威的“做中学”作为研究主体,在《教师月刊》开设“中国教师的‘做中学’”专栏,以每期一人的形式,花费两年时光,全景呈现蔡元培、蒋梦麟等“大先生”群体,以其“做”与“学”、“行”与“知”呼唤读者(主要是教师)在甚嚣尘上的浮躁气氛中,回归教育理性、

知的生活教育,对其提出的生活力,也有不少研究。所以,想尝试开展自己的教育研究。

一方面,是理论建设。我力图系统对比陶行知与杜威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的影响。对此,我申报了独立课题,在省市两级陶行知研究会的指导下,走遗址、下学校、开论坛,广泛采集资料、倾听百家善言,终于在2018年集结成果出版《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——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对比研究》。这本薄薄的小册子,获评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。

2020年初,我沿着这一思路,继续把陶行知的“教学做合一”与杜威的“做中学”作为研究主体,在《教师月刊》开设“中国教师的‘做中学’”专栏,以每期一人的形式,花费两年时光,全景呈现蔡元培、蒋梦麟等“大先生”群体,以其“做”与“学”、“行”与“知”呼唤读者(主要是教师)在甚嚣尘上的浮躁气氛中,回归教育理性、

重塑教育精神。

另一方面是实践操作。切实把生活教育“变现”在课程中,汇聚成可观、可触、可迁移、可借鉴的向上力量,意义重大。我以孩子的生活经验为轴心,带领团队从地理学科切入,设“诗歌+”“汉字+”“地名+”等几大研究小组,意图建构出一个多态而凝集、熟悉而新颖、宏阔而细微的大地理课程群。2021年,南通市地理教师培训基地挂牌,我将带着更多人,行走在生活教育之路上。

15年来,我在“陶研”的路上,内证精神,外彰真义,既一刀刀雕琢、研磨个体的生命质态,又一声声、一寸寸为光大“爱满天下”的行知理想,矢志不渝。

(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)

吴广雨

每一名星星都是一颗星星,而作为教师,就是那擦亮星星的人。

刚接手新班的第一天,同年级的同事就告诉我,我的班级里有个混世魔王——涂涂(化名)。这个名字已经在年级里如雷贯耳,为了避免他“捅娄子”,上一任班主任老师走到哪里都用手拉着他。他骂过老师,打过同学,撕过别人课本,偷拿其他同学的文具,这些不良习惯他都有。

我来到班里,学生们马上跑过来告状:“老师,涂涂拿了我的笔不给我”“老师,他故意把墨囊放在我的书上”“老师,他乱扔垃圾”“老师,他骂我”……学生们都不喜欢他,甚至讨厌他。看到这样的情况,我开始打“退堂鼓”,这的确是一种挑战,但望着一张张稚嫩的笑脸,我思考良久,班级管理决定就从“他”入手。

于是我便开始观察这名学生:他有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,最显眼的是那对呼扇呼扇的大耳朵。看着他,我突然想起了动画片里的“大耳朵图图”,刚好这个孩子也姓涂。我暗想:这小屁孩儿,难道还有三头六臂?

第一节,我把精心准备的内容娓娓道来,学生们认真听着。就在这时,一声怪叫打破了课堂的平静,我还没缓过神儿,便听到大喊大叫的声音。我心想,这是要给我个“下马威”啊。我提高声调,当众批评了他。可没想到的是,他不但不知错,还用挑衅的眼神看着我,甚至把拳头攥得咯吱咯吱响。面对如此盛气凌人的学生,我突然有些心虚,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看着他满眼的倔强与叛逆,我想:难道这个小家伙心里是住着一只“小怪兽”吗?

内心的好奇加上征服欲,驱使着我走近这个“小怪兽”。几番打听后,我得涂涂家算是老来得子,父母都很宠他,上幼儿园时老师就劝他转学,连爸爸妈妈也拿他没办法。原来,他是想求得老师、同学的关注,但用错了方式,一直以来以做错事来引起大家的关注。发现了问题的症结,我引导他用正确的方式表达自己。慢慢地我发现他有了些变化,但也只是在我面前很顺从,对待其他老师和同学依旧是老样子。

于是我翻阅了很多书,书中说很多“熊孩子”之所以屡犯错误,是因为内心的自卑,以此来获得他人的关注。要说他们最害怕什么?最怕所有人都理不理他。于是我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和他“冷战”,无论他做什么都尽量不搭理他。这对一个内心需要关注的人来说打击是很大的,能立刻攻破其心理防线,使其产生孤立无援的感觉。而我需要做的就是打破关系后重建关系。

接下来的几天,我对他视而不见。涂涂也因为我这样180度的转变而有了异样。我见时机成熟,立刻找他谈心:孩子,如何让同学们认可你呢?

我的计谋进展顺利,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,而这“东风”就是一场比赛杯足球赛。涂涂主动要求参加比赛,并且在训练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有动力,球场上的他仿佛换了一个模样,作为前卫的他一连踢进几个球。场上的啦啦队一阵欢呼。比赛结束后,我问学生们:“涂涂帅不帅?威风不威风?”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:“帅!威风!”没想到,他露出一副害羞的样子。从此以后,每次比赛他都冲在前面为班级争光。那种拼搏,那种全力以赴,我们都看在眼里。其实,绕一个远路的爱,才更显珍贵,这种爱不是哗众取宠,也不是迎合,而是从心底里让学生认可自己,追求更好的自己。

这个曾经顽劣的小男孩终于有了一颗温暖的心,上课时的他能坐住了,不再捣乱;在和同学玩耍的时候,竟也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力度,生怕误伤他人。有一天,有名学生呕吐,他突然跑过来:“老师,我去外面找些沙子来,打扫一下。”同学们齐刷刷地为他鼓起了掌。

我相信每一名星星都是一颗星星,越是藏在浩瀚夜空中不易被察觉,越是需要老师去擦亮。我也相信当所有的星星都在闪耀时,我们自己也会亮起来。

(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沂河小学)

## 教育叙事

## 做「擦亮星星」的人

## 循着教育家的方向

## 为生命打好底

邱磊

每一个降临到这个世上的人,都会有自己的使命。所不同的是,有人很早知道自己所从何来、所将何去,于我而言,这场生命之旅留下了来自杜威和陶行知的深深印迹。

陶行知出身贫寒,无论生活求学,都一路坎坷,备受艰辛。他宁愿脱下西装,换上长衫,来到街头巷尾、田间地头,为贫寒子弟、升斗小民作思想启蒙。

2006年,我在偏远的农村学校,初入教职。所住寝室,门口有一“水帘洞”,每次外面下雨就形如水幕,须撑伞而入。相比简陋的条件,教育的难题更多。孩子习惯了村野间的自在与烂漫,对各种校园规矩不屑一顾——旷课逃学、沉迷游戏、敷衍了事者,一茬一茬,一拨一拨,难以禁绝。当时的困顿,是真实的。我整日充当“救火员”“调解师”“刑侦手”的角色,精神陷于价值迷失,以为年华错付,晨

钟暮鼓,了无生色。

作为教育人,几乎每个人都熟悉那句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,但试问如何理解,心底里是否认同呢?或许,得打上重重的问号。我沉潜着,扎根着,读陶行知的点点滴滴。《陶行知选集》中有不少张伯苓“人生至暗”的细节片段,这令陶行知下定决心:国家之改造,不在于器物或技术,而是“人”之本身。改变人的手段,首选教育。理解了这一层,我心向澄清,选择走一条“抵抗力最大的路”。学校时常邀请各路方家、大咖讲学,留下大量录音,繁琐的“音转文”工作,我主动请缨,常通宵达旦,整理文字。未承想,三四年间,我对东西方教育理论颇为了解。

与此相伴的,是我养成了阅读与书写的习惯。在人人谈论“课堂翻转”的时节里,我的教海里,没有翻起一朵浪花。我只在“不务正业”地遍阅典籍,寻找为生命打底

的书,记录触动心灵的每一个字。乡村教育是需要重构的,今天的“情境”“大单元”“关键能力”,就是把原本抽离的时空、情感与精义,统统还给学生,让学习“真实地发生”。

师生何以在一二年后,还彼此珍视?就在于共同找到了一条心路。如陶行知所说,让教育真正活了过来。“活的教育”,当下依旧熠熠在兹。于是,我自得其乐地在乡村学校做“麦田的守望者”。直到2013年的夏天,一场新变故的来临。

“美好的教育,即是一种美好的生活”,陶行知最为世人乐道的,是他的生活教育。人生天地间,教育被放大到整个时空当中,它直接形成人的经验,它直接融入人的呼吸、心跳、感受、思维之中。

2013年的夏末,随着学校拆并的消息传来,我被转移到城区学校工作。环境巨变,条件迥异,可作有的空间大了很多。我钟情于陶行

知的生活教育,对其提出的生活力,也有不少研究。所以,想尝试开展自己的教育研究。

一方面,是理论建设。我力图系统对比陶行知与杜威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的影响。对此,我申报了独立课题,在省市两级陶行知研究会的指导下,走遗址、下学校、开论坛,广泛采集资料、倾听百家善言,终于在2018年集结成果出版《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——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对比研究》。这本薄薄的小册子,获评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。

2020年初,我沿着这一思路,继续把陶行知的“教学做合一”与杜威的“做中学”作为研究主体,在《教师月刊》开设“中国教师的‘做中学’”专栏,以每期一人的形式,花费两年时光,全景呈现蔡元培、蒋梦麟等“大先生”群体,以其“做”与“学”、“行”与“知”呼唤读者(主要是教师)在甚嚣尘上的浮躁气氛中,回归教育理性、